



大高原

杜光辉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大高原

杜光辉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高原 / 杜光辉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3
ISBN 978-7-5063-8619-7

I. ①大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1833 号

大高原

作 者: 杜光辉

责任编辑: 雷 容

装帧设计: 焚香图文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97 千

印 张: 26.25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619-7

定 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 言

少年时期的我，经历了黄土高原的粗犷博大、凝重浑厚：广袤的关中平原上，暴吼着直冲云天的古老秦腔；傍晚的村庄上空笼罩的炊烟里，喧着女人吼叫娃儿回家的悠长；严冬的旷野里，一群少年享受着吆狗撵兔的壮观；宁静的夜晚，偶尔响起夜行人的脚步声，引起一阵狗的吠叫；巍峨的秦岭山上的小石屋里，燃烧的地灶煮着苦涩的老茶；河西走廊的千里古道上，挣扎着吱吱哼哼的车轮，还有疲倦的头牯和吆车汉子；陕北峁岭上哨起的信天游里，有汉子和姑娘在崖畔下缠绵；马号里充满的头牯屎尿味中，说书人讲的全是忠奸善恶、仁义礼智信忠勇刚烈。耳闻目睹了憨厚的人和忠实的狗，还有报恩的狼；学富五车的大学生接受文盲老汉的再教育；浮华的城市喧嚣和贫瘠乡村的困苦；极度贫穷的无奈和相对富足的愉悦；传统的民间口头流传和现代政治教育共存的种种奇闻逸事。

青年时期的我，经历了青藏高原的险峻雄莽：雪天冰地，狭窄坎坷的盘山公路上，行驶着多少载重汽车，翻车死人时时发生；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，驻扎着地理探险家的帐篷；长江源头的通天河上，翻腾着令人恐怖的恶浪；巴颜喀拉、唐古拉的山口，我和战友站立在群山之巅，感慨大自然的永恒和旷古；人类难以生存的可可西里无人区，活跃着解放军的测绘部队；盘旋在蓝天白云间的雄鹰，不时俯冲下来捕捉旱獭和老鼠；艰难负重行走在雪原间的牦牛，朝着遥远的地方走去，后边嘹着藏族汉子的情歌，今晚不知在哪个姑娘的帐篷里喝上酥油茶；偏远的草原上，扎着黑色的帐篷，里面温馨着奶茶和手抓饭……

中年时期的我，经历了南海的波涛：琼岛的酷阳椰风下，流浪着多少躊躇满志的闯海人；咖啡氤氲的茶桌上，坐着心怀鬼胎的生意人；官场的办公室里，谋划着个人快速升迁的策略；夜幕掩饰的红灯绿酒中，活跃着及时行乐的官员和商人；新兴的建筑工地上，苦劳着从事繁重体力活儿的苦命人，他们用血汗辛劳扩张了城市的规模，也收获着自己的衣食……

多少年来，我不算计别人，但总被人算计；以善待人，收获的却是恶报。一生追求富足，清贫却如影相随。时时渴望幸福，幸福却难以降临。世事在我的眼眸里，似乎充满灰暗的色调。

我又发现，少年时期家中贫困，同学邀请我住他家，用宝贵的粮食供我饱腹，使我没有饿毙在那个饥饿年代。青藏高原零下四十度的严寒，战友在巴颜喀拉山抛锚，战友把皮大衣披在我身上，使我没有冻毙。没有工作的我，流浪在海南岛的酷阳下，被朋友收留，使我没有潦倒街头。一生中，身边从来不缺帮我的人，每当我的人生面临关键时刻，总有贵人搀扶着我的肩膀，帮我走过最为艰难的时光。过了天命之年，无病无灾，家庭和睦，半夜警笛暴响，却也安然入睡，虽不大富，却吃穿不愁，虽无大贵，却不受人鄙视，内心坦荡，这不是幸福是什么？

我试图从这些复杂错综的生活琐事中，寻找一条通向光明的途径。于是，将我耳闻目睹的生活阅历，逐一回忆。猛然感悟，人世间确实有无数的阴谋、奸诈、争斗、暴力、恶行、告密，这些恶行的根源就是私欲的作祟。但更多的是光明、磊落、坦荡、援助、善行，这些的根源出于大爱和善良。终于，我感悟到人类发展到今天的根本，不是竞争，而是互助，竞争固然可以促进社会一时发展，互助才可促使社会永远发展；不是争斗，而是友善，争斗可以获取暂时的胜利，友善却能获得永远的利益；不是暴力，而是和谐，暴力可以战胜对手，甚至夺取政权，但绝对推动不了社会的发展，甚至引起倒退。

于是，对社会的内涵有了认知，对人生的真谛有了感悟。

我把这些感悟和认知融进了《大高原》。

第一章

梦中的蒙丽莎望着远方的冰峰，冰峰陡峻，缭绕着缕缕白云，在蔚蓝色的天幕上飘逸。她觉得这些白云是自己渴望爱情的思绪，正飘向远方的爱人。终于，她在翘首以盼的期待中，看到心上的人骑着玫瑰色的骏马，从云端上飘落下来，向自己奔来。她心里兀然涌出惊喜，眨了几下眼睛，眺望着远方那个男人的轮廓，他酷似自己理想中的白马王子。黄河滩冻得铁一样，骏马巨大的铁蹄叩击着高原的胸膛，发出沉闷又洪浑的回响。高原腾溢的晨气弥漫在冰峰、峡谷、草滩、旷野、河流的上空。晨气里爆起一阵骏马的嘶鸣，刺破高原凌晨的寂静，充满雄力、阳刚。骏马的嘶鸣中，又喧着男子汉对她的呼唤，那是心上人的激情和热血的迸发。心上的男人一边呼唤着她的名字，一边朝她奔来。她看到骏马在晨风里狂奔的身影，还有飘扬的鬃毛，也呼唤着心上男人的名字，迎着奔驰而来的骏马，迎着日夜期盼的爱人，张开双臂迎跑过去。高原的晨风飘逸着她的长发，吹拂着她的围巾，如同心上男人骑的骏马飘逸的长尾。爱人近了，近了，她看见他高大强壮的身躯，看见他刀削斧砍般的五官，甚至感觉到健壮男人带来的令人陶醉的气息，熏陶得她有了阵阵眩晕。

“我的蒙丽莎！”西北汉子骑马奔到她面前，腾身从马上跳下来，张开双臂，向她发出更迫切更强烈的呼唤，朝她奔扑过来。

她听到西北汉子的呼喊，似乎还听到他急促的喘气，闻到他身上散发的高原气息，甚至感受到他温热的鼻息。她更急切地想扑进他的怀里，承受他的拥抱亲吻。就在两颗久违的心就要紧贴在一起时，他突然变成了雄

鹰，准备拥抱她的胳膊变成巨大的翅膀，遮蔽了半个天空，扇拍在黄河两岸的上空，扇拍在高原的上空，发出恢宏的震荡和轰鸣。她清楚地看到它晶亮的眼睛、坚硬的带着钩子的嘴、尖锐的利爪、胸部齐整的羽毛、巨大的展开的翅膀。

霍然，一个身材矮小猥琐的男人，穿着黑色燕尾服，狰狞的五官蹙歪着，深陷的眼睛里喷射出邪恶的凶光，目光里闪烁着幽蓝色的光焰，右手握着枪，偷偷出现在老鹰的身后，举起了手枪。啪——罪恶的枪口冒出一团火花，殷红的血从老鹰胸膛中迸涌出来，暴雨样从天空倾注下来，滚烫的血浆洒满青藏高原，洒满黄河滩，又涌流到黄河里，整条河道都奔涌着暗红色的血浆……

“啊——”蒙丽莎惊叫一声，从梦中醒来，心急促猛跳，额颅上爆出惊吓的冷汗。她用手抹了额颅，手掌上有了湿漉漉的感觉，又把双手捂在胸脯上，用力压着惊跳的心脏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幸福无比又惊吓无比的噩梦，也许是自己太渴望爱情的缘故吧？

睡在她旁边的李红梅被惊叫声吵醒，问：怎么啦？蒙丽莎说：我梦见一个非常爱我、我也非常爱他的西北男人，我们就要拥抱的时候，他变成了老鹰，被贼人用枪击中，血像洪水样铺天盖地。

李红梅还在蒙眬的睡眠中，不高兴被蒙丽莎惊醒，含混不清地嘟囔：你做梦！

蒙丽莎的情绪被梦中的西北男人点燃了，腾升起渴望爱情的烈火，烧烤着她的爱欲。她觉得爱情的烈火在精神和肉体里燃烧，发出滋滋的烧烤声，灵肉要被烤焦，又有了急于向人炫耀的激情，说：那个西北男人呼唤着我的名字，骑着玫瑰色的骏马向我奔来，张开了拥抱我的双臂！

李红梅不耐烦地说：你做梦！

蒙丽莎仍然觉得兴奋的情绪，从心底滋生，腾腾地朝上冒，抑制不住地唠叨：我梦见的那个男人是个真正的西北汉子，身体魁梧，无比强壮，心胸像青藏高原样宽广厚实，对爱情像冰雪一样纯洁，感情像烈火样炽烈！

李红梅睁开眼睛，宿舍里一片黑暗，连萤火虫大的光亮都没有，黑暗像黄河两岸的崇山峻岭样，朝自己挤压过来，好像要把自己挤压成齑粉。

她觉得胸腔里充满压抑、沮丧，还有强烈的绝望，很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：丽莎，我们都到了这种地步，你还有心思奢谈爱情？

蒙丽莎觉得梦中缭绕在山巅的云雾，又充斥整个大脑，迷惑地问：我们怎么啦，不就是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，全国那么多大学生都放下了，又不只是我们！说到这里，她又想到爱情，憧憬要是在这里遇到心上的白马王子，在青藏高原度过一段爱情岁月，该是多么浪漫多么幸福的事情，就说：只要有爱情相伴，有心上人在身边，我们会度过这段艰难岁月。要是没有爱情，就是把我留在北京，把女皇的桂冠送给我，我都不稀罕。

“我的布尔乔亚小姐，我还要睡觉哩，拜托你不要烦我啦。”李红梅没有心思和蒙丽莎谈论可望不可即的爱情，自己画饼给自己充饥，说好听点是不识时务，说不好听是脑子差成色，是孟浪，嘟囔着把身子转过去，把脊背给了蒙丽莎，心里又嘟囔：都二十六七的人啦，还玩什么浪漫。让你在这地方再锻炼几年，晃眼就到了三十岁，嫁人都找不到合适人家，除了给死了老婆的二茬子光棍儿当填房，再就是长相智商职业有问题找不来婆娘的老光棍儿，别想找个正经男人嫁出去，还想给西北男人当情人！

月亮出来了，这就是个有月光的夜晚，月光如稀释的乳汁，如浓稠的雾气，弥漫在青藏高原的雪峰之巅，弥漫在黄河两岸的滩地，弥漫在冰封的河道上空，也渗进女大学生宿舍，使得房间里有了片片缕缕的银光。变成她们的梦境，变成她们的思绪，洇浸了房子的角角落落。偶尔从洇浸的思绪和梦境里，繁生出一声极轻的叹息，那是失眠人的无奈和绝望制造出的声音，同样的失眠人能感觉出是被压抑到极点的情愫。这个夜晚，这个宿舍里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失眠！

蒙丽莎怎么都睡不着了，也加入失眠人的行列。她的思绪一会儿像雪山顶上缭绕的雾岚，一会儿像黄河奔涌的激浪，一会儿像农场冰封的田地，一会儿像流泻在天地间的月光。她一会儿被梦中的西北汉子挑撩，一会儿被普希金挑撩，一会儿被济慈挑撩，一会儿被阿波里奈尔挑撩，一会儿被华兹华斯挑撩。她一会儿变成西北汉子庄稼院里的俏俊小媳妇，一会儿成了普希金的凯思，一会儿成了济慈的狄万，一会儿成了阿波里奈尔的玛丽，一会儿又成了华兹华斯的露伊莎。骚动的爱情在她脑袋里涌动旋转，异常活跃，使她难以入睡，就干脆不睡，无意识地望着房梁。那是西北高

原常见的土屋，三角形的木梁，用三根很粗的木头做成三角形。她通过中学学的几何知识知道，这种三角形的房梁承载力很强。宿舍里支了两排床板，她们睡的是通铺，在两排床板中间的过道上，砌着一米多高的火墙。火墙上放着她们的洗脸盆，里面都有半盆清水。头天下午她们赶到农场，安排好行李铺盖后，农场的一把手苟狗剩场长跟她们说：农场没有办法给大家烧洗脸水，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洗脸问题。蒙丽莎琢磨，冰水只有加热才能变成温水，不加热永远都是冰水。她琢磨了很大工夫，都没想出怎么把冰水烧成热水，就问苟场长：我们刚来这里，能有什么办法解决洗脸问题？苟狗剩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就出了女大学生宿舍。蒙丽莎根本看不出苟场长的眉高眼低，什么态度。苟场长身后跟着通信员，叫石娃子，大约十四五岁，很瘦，很矮小，衣服很肮脏。他见苟场长出去了，把蒙丽莎看了一眼，跟在苟场长的屁股后边就朝外边走。蒙丽莎对着苟场长的背影小声说：官不大僚还不小，本人在北京大官见多啦，还没见过这么牛的小官！石娃子一条腿已经迈出房门了，又转过身子，对女大学生们说：你们也真是的，活人能叫尿憋死，笨死了。你们睡觉前把洗脸盆盛上水放在火墙上，第二天盆子里的水就温乎了，洗脸刷牙干啥都行。苟场长突然转过身子，对石娃子说：你不说话谁把你当哑巴啦！石娃子脸色一紧，赶忙小跑过去。蒙丽莎望着石娃子的背影，那么瘦，完全是营养不良的长相；那么矮，同龄的孩子应该比他高出小半个脑袋；头发那么蓬乱，恐怕除了理发，就没有洗过脑袋；衣服那么破烂，自己扔掉的衣服，都比他穿得好一百倍。一种莫名的怜悯、同情，从心底涌出，胸臆中突然萌生出想帮这个孩子的欲望。她又想起自己全家人都喜欢的那幅油画作品，是尚·巴提斯基·格雷兹的代表作，作品的名字叫《捐助人》。画面是一间破陋的房子里，一张简陋的床上，躺着一个衰老干瘦的久病老人。在这个老人的旁边，一个同样衰老干瘦的妇人伏趴在床边。一个衣着华丽、肤色健康、五官美丽的高贵妇人，她或许是某位高官的夫人，或者是某位富贾的太太，平和亲切地看着这对贫穷的老人。她还带着五六岁的女儿，女儿的肤色同样健康，五官像她母亲一样美丽，服饰同样华贵，女儿在母亲的鼓励下，把手里的金币送给老人，老人张开双臂，像是要拥抱小女孩，也像是接受馈赠。这对母女的身后，站着一个修女。显然，这对母女是修女领来的。

在老人头边的床背上，斜靠着一个少年，手里拿着牧笛，像是刚刚放牧回来。他也许是老人的孙子，也许是邻家少年，经常来看望老人，也许少年没有金币馈赠老人，只能每天来看望老人，给老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。少年全神贯注地看着小女孩，目光里透出爱慕、欣赏。贵妇人身上没有丝毫的傲慢，没有丝毫的造作，那么亲切，那么和善，那么平易近人，那么自然。小女孩那么可爱，那么纯朴，那么健康。母亲通过引导女儿给贫困老人捐赠，把人类的爱心传输给下一代。蒙丽莎每次欣赏这幅画的时候，都被扑面而来的大爱气息湮没，整个灵魂为之震撼。随之，又沉入深刻的思考之中，不可避免地出现贫穷两极的分化。如果世界上的权贵者，都能像这位贵妇人那样，把财富和善良施舍给需要救助的穷人，不依仗富有和权势欺压穷人，穷人就不会产生仇富的情绪和行为。如果世界上充满这样的善良和博爱、这样的平等和真诚，即使还有贫穷，还有疾病，还有灾难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这种祥和，这种宁静，这种平等，不是我们应该向往的生活？不是我们追求的社会？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她都会禁不住自言自语：真好！所以，她从小学到大学，都经常帮助同学。遗憾的是，这幅油画被红卫兵撕碎了，撕碎这幅油画的时候，还大声宣布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毒瘤，是腐蚀无产阶级的毒素。

这个时候，她又想起这个贫困少年，提醒她们怎么把冰水变成热水，心里又泛起感激的涟漪。如果不是他点拨的办法，自己和同宿舍的女大学生，早晨起床就得用冰水洗脸。这是个善良的少年，是个乐于助人的少年。她觉得自己喜欢这个少年了，而且喜欢得很强烈，像艾特玛托夫笔下的吉尔吉斯妇女查密莉雅对小叔子谢依特的感情。

高原的冬夜太寂静了，寂静得天地六合间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。一直在北京生活的蒙丽莎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寂静，寂静得使人怀疑地球进入了坟墓。方圆几百里内没有人烟，就没有人制造的声音；动物都冬眠了，窝在窝里死去一样，绝对不会发出声响。寂静使时空抽走了距离的概念，一两里外的黄河，冰封河面下的流水发出的声响，还有河面上冻冰发出的炸响，都好像在宿舍的窗户下边产生。宿舍外边，两个值班的女大学生担负着给火炉加牛粪的任务，偶尔弄出一些响动，很轻，很快就消失。为了防止煤气中毒，烧火墙的炉子砌在房子外边，燃烧的热气通过房子里

的火墙再从烟筒排出。蒙丽莎能听见火炉燃烧的呼呼声，还有热气通过火墙时似有似无的流淌声。似乎还能听见满房子稀淡的月光，幻化出的梦境和思绪的呻吟。

李红梅也加入了失眠人的行列，把身子转过来，又转过去，怎么都睡不着，不由得又想到面临的处境，想到缥缈无望的前途，绝望、恐惧、沮丧、茫然，像屋里的黑暗一样，严严实实包裹了她、埋葬了她。她压抑着自己的情绪，不敢出声地叹了口气，这年头，叹气都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麻烦。她觉得谁都听不见她内心深处的叹息，但青藏高原的寂静把她出卖了，寂静可以把微小的声音放大，把遥远的声音拉近。蒙丽莎听见她的叹息，转过身子，把脸对着她，有了和她说话的欲望，又想到她刚才对自己的不耐烦，克制着不和她说话，何必自讨没趣。蒙丽莎知道，此时此刻不仅她和李红梅没有睡着，很多人都会睡不着。但是，她们都伪装得跟睡着了一样，谁都看不出这个宿舍里躺的都是失眠人。现在的人，最善于的就是伪装，谁都不知道谁肚子里怀的什么鬼胎。不会伪装，恐怕在这个社会连一个月都活不下去。

李红梅小声问她：几点啦？

蒙丽莎把脑袋缩进被窝，从枕头边拿过手电筒，捏亮，把手腕上的英纳格表看了，又把脑袋伸出来，小声回答：一点四十三分。

李红梅很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：丽莎，睡吧，离天亮还早着哩。到了这地方就别想罗曼蒂克，还是现实点好，想得越多，越实现不了，烦恼就越多。

蒙丽莎还想和她说些什么，但琢磨了好大工夫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就把被子朝上拉了一下，身体蜷在一块儿，被窝里的温馨增加了。从北京到这里坐了三天三夜火车，又坐了一天汽车，汽车颠簸得能把人甩出车厢，折腾得她们没有一丝体力。实在太疲倦了，没过多大工夫，被窝里的温馨、连日旅途的疲惫，还有高原缺氧、冬夜死样的静谧，一丝一丝抽去了她被普希金挑撩起的爱情欲望，情欲之焰也被宿舍里的黑暗消灭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李红梅还是睡不着，怎么强迫自己都睡不着，心里有事焦躁，怎么能睡着？自己已经二十六岁了，要是在家乡的关中农村，孩子都该上学啦，

现在连对象都没有，看样子未来几年也不可能有对象。要是在这里再锻炼几年，实际上是劳动改造，这辈子就像秋后的庄稼，没啥活头了。睡不着，就睁着眼睛望房梁。天幕上遮蔽月亮的乌云飘走了，房子里又有了月光，视线透过房里的月光，能看出房梁的崭新，刚刚剥去树皮的木头表层还有鲜活的光泽。耳边幽着蒙丽莎的鼻息，细微、均匀、安详。李红梅心里感叹，她真的睡着了，真是北京傻大姐，到这时候还能蒙头大睡。她和蒙丽莎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，还同一个班同一间宿舍。运动开始以前，蒙丽莎吃得好，穿得好，花钱阔绰，帮助别人。在李红梅眼里，就是英国王室的公主、日本天皇的公主，也不过如此。运动开始后，蒙丽莎的父母被打成反动演员发配到五七干校，再瘦的骆驼也比最肥的老鼠肉多，蒙丽莎在经济上也没受多大折磨。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，养成了无忧无虑的性子，用陕西土话说，从小就缺心眼儿，憨吃傻长。但是，她确实羡慕蒙丽莎的性子，无忧无虑，无遮无掩，想到哪说到哪。真像欧洲的一句名言，傻子永远都处在幸福之中。就像现在，在这几间宿舍睡觉的一百二十个女大学生，最少有一百一十个睡不着。像古时候流放充军样发配到这里，贼配军的身份，像坠在四周都是峭壁的深渊，像陷进沼泽马上就要没顶，除了头顶那点蓝天昭示着可望不可即的光明，谁不为人民的出路发愁？蒙丽莎还能激情迸溅地奢谈普希金和娜塔莎，转眼工夫就睡着了。不知痛苦实际也是一种幸福，难怪高尔基说，傻子不受人嫉妒，疯子人人喜爱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李红梅也抵御不住疲倦和睡意的冲击，睡意像潮水样从高原的山巅奔涌下来，淹没了黄河，淹没了黄河岸边的农场，也淹没了这间女生宿舍，她不知不觉地滑入梦中世界。

第二章

到了凌晨三点多钟，月光比子夜时分还要清亮、惨白。高原的夜更加寒冷，寒冷肃杀了所有的生灵。狗熊冬眠了，旱獭冬眠了，老鼠钻洞了，就连饥饿的兔子、雪鸡，都畏缩在窝里不敢露头。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，都钻进烧着热炕、火墙、火炉的屋子里，蜷在被窝里，享受温馨的睡眠。但是，在这个季节的高原上，还有一种动物不会钻进窝里睡眠，它们是狼。离农场五六里的旷野里，有七八十只饿狼，向这里奔袭过来。狼是聪明的动物，懂得节省体力，它们知道这么远的距离，人类的听力和视力根本不可能发现它们。就是人类豢养的忠实走狗，耳力和视力也大大逊于狼族。所以，这个时候的狼不会轻易发动突袭，只有被人类发现了企图之后，狼才会用充沛的体力和人类进行殊死拼斗。狼平时不会也不敢袭击农场，它们过去和农场的人类狗族交战的经历中，都没有占到便宜。除了伤亡一些兄弟姐妹，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。这次，它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捕获到食物了，如果再捕获不到食物，生命的火焰就会熄灭，饥饿逼迫它们拿生命去冒险。它们非常清楚，如果不去冒险，只能饿死。如果去冒险，还有活命的希望。早在初夜的时候，它们就嗅到了农场那边飘逸过来的女大学生的肉味。随着初夜的西北风，一缕一缕地进入它们的鼻孔。它们从来没有嗅过这种味道，丰腴、香醇，有这种香味的肉，肯定比肥羊羔的肉还要解馋一千倍，令它们涎水涌流。被生存欲望刺激得失去理智的狼们，忽略了农场的“猛子”。

猛子不是人，是只四岁的公狗，四岁的狗相当人的二十五岁。

到了万物都被肃杀的冬季，狼变得格外凶残，凶残得敢和任何对手以命相搏。人根本不是狼的对手，只有狗才能和它们拼杀。在所有的狗中，苟场长最放心的就是猛子，只要猛子在，任何野兽的欲望都不会得逞。猛子从出生的那一天起，就天天处在和狼搏斗的厮杀中。它太熟悉高原狼的脾性了，白天狼们绝对没有胆量到农场挑起战争，所以它只是陪着主人石娃子溜达，或者卧在石娃子的房里睡觉。到了夜间，才把注意力放在对狼的防范上，警惕狼的袭击。它还知道狼在前半夜不会袭击农场，就把耳朵贴着地面睡觉。到了后半夜，尽管它还在睡觉，但神志完全清醒了，耳朵就像人类发明的雷达，张开扇网，可以捕捉到十里以外的声响，别说狼的奔跑，就是老鼠交配的声音都逃不过它的耳朵。狼群向农场方向游弋的时候，猛子已经捕捉到它们奔跑的声音。它站起来，朝狼群奔来的方向观望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狗的视力远远不及听力和嗅觉。它又吸了下鼻孔，闻到了狼身上的臊臭味，还从狼群密密匝匝的爪蹄声，断定出狼的数目很多。它忽地耸直耳朵，向蜷缩在窝里睡觉的同胞发出一串短吠。同胞们立即从窝里冲出来，对着狼群奔来的方向眺望。还像猛子那样，用力吸着鼻子，吸闻狼群传来的气味。猛子又跑到苟场长的房间门口，用爪子扒抠房门，一声紧一声地吠叫。

苟场长立即明白有狼群袭击了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对在隔壁房子睡觉的石娃子吼：石娃子，起床！随之穿衣，起床，冲出房门。

石娃子也急忙爬起来，穿衣，几分钟工夫，也冲出房子，手里攥着四尺半长的钢管。又过了几分钟，放羊的邢老汉也冲出房子，手里同样攥着钢管。

夜，漆黑。风很大，很冷，很冷的风吹到石娃子和邢老汉身上，像冰水泼到身上一样，禁不住打着冷战。但是，他们没有顾及冬夜的寒冷，也没有缩起脖子，站在房檐下边，伸长脖子，朝狼群奔来的方向眺望。精神不由得紧张起来，马上就要面临一场以鲜血生命为代价的厮杀，怎么能不紧张？何况，今天还来了二百四十个男女大学生。他们都是公家的状元，要是叫狼咬死几个，自己十条命也抵不上人家一条命。

苟场长朝狗们睨视，狗们都耸起耳朵，连项背上的鬃毛都如竖立的钢针，对着狼群的方向，做出扑斗的姿势。

猛子用嘴咬着石娃子的裤管，把他拽到视线开阔的地方，对着狼群奔来的方向，发出急促又沉闷的咆哮。

苟场长对石娃子发出命令：吹紧急集合号！

石娃子立即跑到房前的土堆上，吹起军号，急促、激越，嘹亮的金属声音在高原的冬夜爆起，撕裂了高原的寂静。随着紧急集合的号音，农场的四五十个汉子都从床上腾地起来，询问声、吵闹声，喧成一片。随之，都冲出屋门，房外的空地上，又响起一片脚步踏在冻雪上的碎响。他们和苟场长、石娃子、邢老汉一样，站在寒冽的北风里，攥着四尺半长的钢管，面对狼群奔来的方向，像古时候排阵厮杀的士兵。

苟场长琢磨了一会儿，掂着钢管跑到女大学生宿舍的窗户跟前，用指头在窗户上敲了几下，对着里面可着劲地吼：任何人不准走出宿舍，不论外边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允许出来，这是命令，谁违反我收拾谁！他跟女大学生交代过，又冲过空地，跑到男大学生宿舍，对着里面吼了一遍同样的内容。而后，又跑到女大学生宿舍的房檐下，和四五十个农场汉子并肩站在那里，守卫女大学生宿舍。他们知道，最没战斗力的就是这些女学生。而且狼还有一个特性，欺软怕硬，遇到活物，不管能不能吃完，都要咬死。如果群狼冲进女学生宿舍，她们的喉管会全部被狼咬断，没有一个鼻孔还能继续出气。

邢老汉把母马玉秀从马圈里牵出来，拴在女大学生宿舍跟前的木桩上。母马身边站着它的儿子，农场汉子都叫它儿马子。儿马子是匹公马，两岁半，两岁半的儿马子相当人的十六岁，已经有了战斗力，两三匹狼都不是它的对手。儿马子没有拴，围着母马撒欢，欢到激动时，猛跑一阵，突然扬起前蹄，发出一声嘶鸣，在万籁无声的高原冬夜里，显得特别雄壮、阳刚。

女大学生宿舍里，她们全被外边的响动惊醒，喧起了惊恐、慌乱、手足无措，像群惊恐的苍蝇。有人迷迷糊糊发问：怎么啦？蒙丽莎回答：可能野兽来啦！

尽管有月光泻进房里，视线还很朦胧，视物不清。她们的天性本来就胆怯，何况她们生来还没有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，急急地寻找衣服，胡乱地朝身上套。有人把棉衣、棉裤、绒衣、绒裤，还有毛衣毛裤压在被子下

边，却在被子上边找，怎么都找不到；有的衣服翻到了旁人的被子下边，压在了别人的身子下边，她们却在自己的被子上下找；还有人把别人的衣服朝自己身上套，自己的衣服却掉在地上；有两个人拽着一件衣服，都说自己的互不相让；还有的穿上别人的衣服，觉得不合身又脱下来，到处寻找自己的衣服……

蒙丽莎麻利地穿好衣服、穿好大头皮鞋，跳下床，拿着手电筒站在房子中间，但不敢打开。头天下午到农场时，苟场长宣布夜间睡觉时要提防狼的袭击，还要警惕美帝苏修的进攻，没有命令不准制造亮光。谁违反纪律把美帝苏修恶狼引来，要负责任。

李红梅正把两只脚朝两只袖子里蹬，怎么都蹬不进去，就气急败坏地骂，咋么日鬼的，青藏高原把衣服都冻冷缩啦！

蒙丽莎走到她跟前，借着月光把李红梅的衣服看了，说：你把袖子当裤腿穿了。又揭开她的被子，在她的屁股下边发现一条伸出来的裤腿，拉着裤腿拽了下，说：你把裤子压在屁股下面了，怎么会找见裤子。

又有人发问：出了什么事情？

蒙丽莎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远方就传来狼的嚎叫，像是贴着地皮滚过来，像巨大的锐刃，刺穿了土墙，刺穿了窗户玻璃，犀利地刺进她们的耳道，刺入她们的大脑细胞和各个器官，使她们头皮发麻，头发耸立，浑身泛起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。有人又缩进被子里，屁股撅得老高，把头蒙得严严实实，万一狼群冲进来，被子还能保护自己。站在地上的人像卸剔了腿骨，身子软得直往下瘫。还有几个两腿直抖，大腿中间的洞穴往出冒水，浸湿了半条裤腿，开始时还温乎，过不了几分钟就变得冰冷，裤裆里像夹了冰溜子。还有的竟被吓哭，又不敢大声哭，被压抑的哭声时断时续，时高时低。

蒙丽莎觉得稀奇、刺激。尽管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什么野兽发出这么恐怖的长嚎，就对着房子外边大声问：这是不是狼的嚎叫？房子外边的人只顾警惕狼群的奔袭，没有回答她的发问。她又爬到床上，把眼睛贴在窗户的玻璃上看。不太明亮的月光里，在女生宿舍的房檐下，站着四十几个农场汉子，排成一列横队，都攥着钢管，紧张地望着狼嚎声传来的方向。他们身边蹲着四十多条狗，都摆出随时扑击的架势。这群狗中有

只特别高大壮硕的狗，它不像别的狗那样充满战斗的渴望，只是稳稳地蹲在那个男孩的脚前，像一尊石头雕塑。她从这个阵势中看出，所有的农场汉子和狗，都是为了保护这几间女生宿舍。

蒙丽莎又对着窗户外边大声吼：出了什么事情？

有汉子听见她的喊叫，朝这个窗户瞅视了一眼，没人回答。

蒙丽莎又吼问：出了什么事情？汉子们还是没有回答，仍然紧张地朝着狼嚎传来的方向眺望。

“你真笨，狼来了都不知道！”那个少年对着窗户，朝她吼了一声，还把钢管朝地上踹了一下。

蒙丽莎这才注意到，混在汉子中的这个少年太瘦小太单薄了，让这么瘦小的孩子去和狼搏斗，多么不道德不人性。她透过惨白的月光，看出他就是头天下午跟她们说把洗脸盆放到火墙上，第二天早上洗脸用的“吉尔吉斯少年谢依特”。蒙丽莎在窗户上拍了一下，玻璃上的水沾湿了她的手掌，大声喊：谢依特，谢谢你！

“外边出了什么事情？”宿舍里的女生问蒙丽莎。

蒙丽莎转过身子，大声跟她们说：他们说狼要来啦，那种噪声就是野狼嚎！

房子里的恐惧像湿面团里加了酵母，迅速膨胀，她们觉得房子里涌满恐惧气息，恐惧成千上万倍地膨胀、繁殖、扩充，像熔化的铅汁，把她们彻头彻脑地淹没。几个已经下床的人连鞋都没脱，又爬到床上，用被子把自己死死裹住。陕西农村出身的李红梅，从小就听说过很多狼的故事，知道狼的凶残和习性。她也缩在被子里，心里却在思考，这阵最安全的不是被子，而是门和窗户，要是狼冲进来了，裹在身上的被子根本不起作用，就对蒙丽莎喊：丽莎，你看看门和窗户结实不，狼会不会冲进来？

蒙丽莎看着火墙上摆的几十个盛水的洗脸盆，洗脸盆都是铁的，胆子壮了许多，说：冲进来也不怕，我用水泼它们，用洗脸盆砸它们。没有一个人搭理她，她还在自言自语：真刺激，到青藏高原的第一个夜晚，要是能和狼进行搏斗，太有意义啦！她手握电筒，又爬到窗户跟前，朝外观望。觉得手电筒也是非常有效的武器，要是狼胆敢冲进宿舍，就用手电筒砸它们的脑袋，手电筒可以把人砸昏，把狼脑袋砸碎不成问题。她想到这